

在一次论坛分享中,有位同学讲,听了我的课后,晚上回家就给丈夫说了一句“啊我爱你”,不想丈夫先是一怔,用诧异的目光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神经病!”她问我为什么。我说,很简单,就像你给丈夫泡了一杯你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茶,可他认为是陈茶,哪怕你再强调是新茶。什么原因?茶杯的问题。如果茶杯没有洗干净,再好的茶泡出来也是陈茶的味道。同样,如果心灵积淀没有清除干净,给别人“我爱你”这杯茶,可能就是“神经病”的味道。

那怎么办?先清理心灵积淀。如何清理,还是靠一个念头。哪个念头?“我错了”。它是我们打扫心灵积淀的铁抹布。生命的茶杯用了许多年,满积灰尘,透不过光来,心就不灵。说一句“我错了”,就是在生命的茶杯上擦一抹布,不断地擦,最后擦到像刚出厂一样。生活中,人们习惯于说“你错了”,习惯于把错误都归结给别人。然而有一次,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我练习说“我错了”,刚开始感觉只是嘴巴在说,说着说着就认真了,泪水就出来了。泪水一出来,心就变软了。心一软,就能发现错误,准确些是承认错误,再准确些说,是开始接受一种心态,那就是人一定要认错,甚至认输,错了就错了,输了就输了,不能自欺欺人。

一句“我错了”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不说“我错了”,说“我爱你”是假的,自己都不承认错误,不愿意打扫生命中的垃圾,去不掉自己的傲慢,如何去说“我爱你”。只要傲慢在,就不可能去爱人,真正的爱心里没有傲慢、嫉妒、抱怨。

有一次,我因为一件小事和妻子有了争执,僵持不下。最后,她问我到底认不认错。我说我要捍卫真理。她说,好,那我就让你尝一尝捍卫真理的味道。说完,拎包走人。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后悔了。第二天,有一件非常着急的事必须她处理,更加后悔。这时,一位学生提醒我,说“我错了”啊。就只好说。酝酿了半天,打算说句“亲爱的,我错了,回来吧”,拿起电话,没想到“亲爱的”没说出口,“回来吧”也没说出口,勉强说出“我错了”三个字。但效果非常好,过了一会,就听到了钥匙插在锁孔里的很温柔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回来了。

一定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理好争。如果大家都能说“我错了”,这个世界显然要和平得多。战争的动因是动了个“你错了”的念

我错了

郭文斌

第一个“我错了”要说给父母。我们欠父母的太多。当年父母端详着我们长大,现在我们却连认真地打量父母一眼都没有过。父母给我们的爱与我们返还给他们的爱是多么不对等,认识到了,就赶快用行动给他们说一声“我错了”。

第二个“我错了”要说给另一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伤害过对方,要真诚地给另一半说“我错了”。当面做不到,可以留纸条、发短信,不管何种方式,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态度,矛盾就缓和了,家庭气氛就轻松了。

第三个“我错了”要说给孩子。不要认为给孩子说“我错了”会降低我们的权威,恰恰相反,给孩子说“我错了”,是直接教给孩子谦德,孩子会更加尊敬你。

第四个“我错了”要说给自己。如果伤害了身体,要给身体说“我错了”;如果我们伤害了胃,要给胃说“我错了”;如果伤害了肺,要给肺说“我错了”。

第五个“我错了”,说给朋友以及万事万物。说“我错了”要和赞美结合起来。而要赞美别人,就一定得看他人的优点。人之所以说“你错了”,一定是只看他人缺点了。



头。从这个意义上,能说“我错了”是第一生命力。

第一个“我错了”要说给父母。我们欠父母的太多。当年父母端详着我们长大,现在我们却连认真地打量父母一眼都没有过。父母给我们的爱与我们返还给他们的爱是多么不对等,认识到了,就赶快用行动给他们说一声“我错了”。

第二个“我错了”要说给另一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伤害过对方,要真诚地给另一半说“我错了”。当面做不到,可以留纸条、发短信,不管何种方式,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态度,矛盾就缓和了,家庭气氛就轻松了。

第三个“我错了”要说给孩子。不要认为给孩子说“我错了”会降低我们的权威,恰恰相反,给孩子说“我错了”,是直接教给孩子谦德,孩子会更加尊敬你。

第四个“我错了”要说给自己。如果伤害了身体,要给身体说“我错了”;如果我们伤害了胃,要给胃说“我错了”;如果伤害了肺,要给肺说“我错了”。

第五个“我错了”,说给朋友以及万事万物。说“我错了”要和赞美结合起来。而要赞美别人,就一定得看他人的优点。人之所以说“你错了”,一定是只看他人缺点了。



书法 王珙

在日本花高价买回的电饭煲,仅仅才过两年忽然不通电,不能用了,让我想起当初满怀希望购买时的情景。

那是在东京。导游带我们进一家四层楼商场。楼上楼下人山人海,购买踊跃,都是中国人,店员也大都是中国人。因为当时我们的一些国产电饭煲,质量不能保证,这就让我们这些出去旅游的人,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类似产品趋之若鹜,甚至到了迷信程度。

在那样的场合,人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我们好些在国内节约得不行、锱铢必较的人在那样的地方出手大方,热血贲张。刷卡、刷卡——有的人不断将自己的卡递上去刷,连卡上的钱刷完了都不知道,还在大声喊“刷”,场面相当滑稽、震撼。我到电饭煲购买处看到的场面更为热烈。一个冲挤在最前面,在柜台边用力支撑身体胖胖的上海

中年男人,指着一种每个高达一万多元人民币的电饭煲只问一句:这种电饭煲能不能炖老母鸡?忙上忙下的店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这中年男人手一挥说,这种电饭煲(只有四个)我全要了。旁边的人不干了,嚷道,你买完了我们还买什么?店员忙笑着排解,不急不急,我打电话让他们送上来好了。我居然也受到影响,冲动起来。我本是一个不进商场的人,纵然个别时候,被家中那位或是女儿近乎绑架似押去,我也是甘愿在商场门

外等而不进去。这时,我想,上海人买东西向来精明。他们既然争着买这种电饭煲,说明日本电饭煲不一般。于是,我千挑万选,花四十多元人民币买了个电饭煲。

事后证明,这种电饭煲煮出来的饭确实是要好吃些,不起锅巴。我将日本电饭煲同家中国产电饭煲作过比较。我发现,最大的差别在于煮饭的“胆”。人家的“胆”是尖圆形,我们的“胆”是坦圆形。受热点不同,材质上也有差别。如此造成了两者之间的高下之别。我就此事请教过专家,得到专家认同肯定,当然,专家说得更专业些。

这种电饭煲,修也麻烦!在网上终于查到可以修这种电饭煲的维修处,人家要我拿去看看。日本电饭煲很沉,转了三趟车,汗流叭嗒到了维修处,整个上午就过去了。师傅检查后说热转换器坏了,450元,还要等,因为这种日本电饭煲需要申请。如果是国产的,也就几十元。问我修不修,自己拿主意。我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只能修了,交了钱,回家等。

前天,我去住家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离开场还有点时间,天气又冷,便踱进隔壁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电饭煲首先吸引了我的目光。瞬时,我想起某电器商老总在电视上打广告的电饭煲。该位老总是我信任的,因为她生产的空调好。我问售货员有没有宣传的那种电饭煲,他说卖完了,不过,现在的

大吃一惊

田闻一

我的弄堂对面现在是“国际丽都”,它东起石门路,南到北京路,北到新闸路,西到泰兴路,只除了北京路泰兴路转角处是政协,是一个极其现代化的住宅区,高楼大厦,内有园林池塘。它门禁森严,闲人免进。我是闲人,进不去,只在它刚落成时,溜进去去过一次眼界。

可我记得这地方,它过去是有名的张家宅。几十年前曾提倡过办城市人民公社,就曾考虑以它为试点,还预备请作家茹志鹃(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来此体验生活。但城市人民公社没有办起来。

我的小孙子小时候在张家宅旁边,北京路上的幼儿园读书,我每天接送他,总穿过张家宅。当时张家宅的北京路进口处真热闹,有面馆,有生煎馒头店,有裁缝铺,有卖冷饮的店,等等,人来人往。张家宅一直通到新闸路,靠近新闸路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住宅区,一点也不吵闹,人员也不杂乱了。张家宅北边沿着新闸路,新闸路这一边有很大的张鹤年中药店,有一家很大的南货店,还有一家大旅馆,大旅馆对马路是新闸路小菜场。如今都没有了。离张家宅北京路的进口处不远,有一条支弄堂通泰兴路,我过去就是走这条支弄堂接送孙子的。

张家宅内部都是都老式房子,和旁边的福田村比,福田村就高级得多。

热热闹闹的张家宅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期间,也就结束它的历史,一大块地和福田村一起成了如今闲人免进的“国际丽都”。我这个闲人再进不去这块宝地了。可我一出弄堂就看到它。不过,首先是看到出入口的岗哨,他当然是管着不让“闲人”入内的。

电饭煲都差不多,质量相当不错,价格也都不贵,贵的也就三百多元。我说,国产电饭煲咋都不如日本的呢?他笑道,老师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进商场了?现在

的国货品质大大提高,就以国产电饭煲而言,不见得就不如日本。关键是那个“胆”!说时揭开盖子让我看,我发现,国产电饭煲的“胆”已经变过了,进步了,变成了尖圆形,再一提,沉甸甸的,材质也变了。

我想,电饭煲的原理应该是很简单的,如此一变一改进,国产电饭煲煮出来的饭肯定与日本电饭煲煮出来的饭不相上下,同样好吃,说不定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年中国各方面进步很快。这样一后悔不迭!我不该用买一个很好的国产电饭煲还绰绰有余的钱去修陈旧了的日本电饭煲。再说,按下葫芦浮起瓢。人家日本电饭煲的设计很可能是有年限的。年限到了,用高价去修,仅仅换了个器件,其他地方再坏咋办呢?我真是把豆腐盘成肉价钱了!

今天淘书,大雾霾,冷,只淘到了一本书。心情很糟糕。这本书丢页少页极多,且品相不好,一抖,似乎可以化成万千黄蝴蝶在风中飞舞。

心情一糟糕,宛若清澈的湖底沉睡的污泥渣滓被搅动了。我敏锐地意识到,坏了,这样的时刻,很容易出事情。也许,快要和别人撞个满怀,也不知闪避。兴许,见到汽车,也不知躲避。很多人世间的灾祸,都来自坏心情。

是的,我很爱书,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淘书这一件事。我宽慰自己。我拎着袋子,从蔬菜市场,又溜达到了农贸市场。在两个市场衔接的过道中,我看到了那个卖汽车CD的光碟摊。我一眼就发现了。德国的黑金技术制作的光碟,音质很不错。挑了三张怀旧的光碟,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

前面,是花卉市场。天冷了,摆在外面的花卉全被搬进屋子里了。北方的冬天,除了萧条,就是灰暗。光秃秃的树,灰蒙蒙的天,就是行人,似乎也不那么舒展了,猫着腰,嘴里喷着一团团的白气。而花卉市场的生意,也很清淡了。我看过几次,总想买点花卉,但总是大包小包里都塞着书,买了,也无法拎回去。今天不错,只淘了一本书,两只袋子都空着。我不得暗自庆幸,幸亏袋子是空着的,否则,我又过过瘾,买不成花了。

我家里倒养着一些花草,但大多是草。绿萝,台湾竹,芦荟,都不开花。只有一种长寿花,是可以开花的。我养过不少花,如茉莉,栀子花,但都没有养活,一换盆,过不了多久,花儿就枯萎了。前些日子,我很想买点风信子、水仙,所以,在市场上整个看了一遍。了解了价格,品种。

我选了五个风信子,是不同颜色的。红的,紫的,白的,粉的,蓝的。买好风信子,又买了五只装风信子的瓶子。风信子和水仙一样,只需要换水就行。但我还不舍得离开,一家一家的花房都看了一遍。含苞待放的杜鹃,翩翩起舞的仙客来,鼓起米粒一样小花苞的米兰,真想把这些花全部买下来。

记张家宅

任溶溶



曾经有幸采访著名诗人洛夫,已经移居加拿大的他“半路出家”学习书法,并且沉醉于此,他有一句话尤其让我感动:“中国文化使我活得丰富、尊贵、理直气壮。”如今很多人都会问学诗有什么用,有人说颐养性情,有人答陶冶情操,如果问我的话,我想套用洛夫的这句话:“诗词使我活得丰富、尊贵、理直气壮。”

回想起来,加入上海诗词学会大概是2008年左右,近十年的老会员,并且有幸忝列理事,惭愧的是一直没有对诗词普及推动上有什么建树。

我一直觉得写诗是很个人化的,从十几岁时接触格律到现在,大概写了有近百首诗词,除了一小部分是“酬唱”或者“奉制”之作外,大部分还是用来抒发个人牢骚或是释放伤春悲秋的情怀。旧体诗词相对于其他文体胜在含蓄委婉,用典不光是为显示才学,更多还是方便于藏秘密,所以才可以在大喇喇地在诗里面跟男神女神告白,即便是被人看到了,也可以借文辞的不确定性来逃避。

披上古典的外衣舒服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写诗的乐趣,有时候,你会为自己在对偶、押韵、用典或是其他地方玩的小花招而陶醉。而且,旧体诗词上千年来一脉相承,学会了自己创作,也会在读古诗时,时时发现古人的小花招而会心一笑,或是因为某句妙语而再三咏叹,深深佩服。

这也能照应到其他地方,我喜欢看昆

曲,有时候会把原剧本翻出来读得津津有味,因为许多唱词可以有共鸣,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好比你知道作者在玩什么“梗”,隔了几百年后还能牢牢接住他的“梗”,那是一种很微妙、很惬意的“对话”。

最近《中国诗词大会》大火,带动了很多人“背诗热”或是“晒背诗热”,而我更关注的不是背多少,而是背哪些,如

诗词使我活得丰富而尊贵

钟菡

何判断哪些诗值得背。古诗词的喜好也是很个人化的,比如南朝人的作品很少能入诗词选本的法眼,但最感动我的一些句子恰恰在南朝人的吟哦里。我一直热衷于向人推销萧纲的《夜望单飞雁》和沈约的《别范安成》,而这两位诗人往往因为“宫体”的诟病而被埋没。正如诗里面不只是春花秋月,有些深层次的东西需要有所感悟才能真正的喜欢,强求不来。

还记得中学时期,我曾对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死背不下,难以入其情境,索性语文自习课上不务正业地抄起《花间集》,越抄越是欢喜。很多青少年也许不是不喜欢古诗词,而是不喜欢被选进他们的那些,对于豆蔻年华的少女来说,是会喜欢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还是喜欢“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刚习诗时,我交上的诗作时时被老师批为“花间体”,过分香艳,合是当年种下的“恶因”。也因此早年喜欢填词,能委婉约柔媚之力,聊以“遮羞”,曾经自嘲“吹开片玉尊前索,抱定香奁入晚唐”,原以为这辈子写不成诗,能够吟风弄月,承温庭筠之余脉也可。不想后来人生遭际,年岁渐长,思路渐开阔,已无意留恋“红锦粉枕幽函偏”,反是对“奉使虚随八月槎”心有戚戚焉。蒋捷的那首《虞美人·听雨》最有道理,人生的格局、境遇、喜好都在其中了。

如今年过三十,常自笑竟犯了古人一样的毛病,工作压力大了,便顿生入山求仙或是归隐田园之思。诗是人生的副产品,仿佛传承了诗才,便逃不开少年不知愁、中岁颇好道的人生轨迹,得为后世的人局者,再留下些聊以共鸣、慰藉的佐料。

可惜的是如今已经不是诗词的年代,诗词终究不是大众的,也不是通俗流行的东西,有时候看人自吹自擂不惯,也无意于与之相争。真正进入诗词世界里的人,心里面都存有一点清高之气,碰硬了壁,低不下头。

希望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我相信诗词的因子不会消亡,它會一代又一代地找到合适的宿体,化作灵魂中的强大与自信。

十日谈

明日请看一篇《诗心犹向海天飞》。

风云诗会

心情是娇弱的花朵

安武林

是的,我很爱书,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淘书这一件事。我宽慰自己。我拎着袋子,从蔬菜市场,又溜达到了农贸市场。在两个市场衔接的过道中,我看到了那个卖汽车CD的光碟摊。我一眼就发现了。德国的黑金技术制作的光碟,音质很不错。挑了三张怀旧的光碟,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

前面,是花卉市场。天冷了,摆在外面的花卉全被搬进屋子里了。北方的冬天,除了萧条,就是灰暗。光秃秃的树,灰蒙蒙的天,就是行人,似乎也不那么舒展了,猫着腰,嘴里喷着一团团的白气。而花卉市场的生意,也很清淡了。我看过几次,总想买点花卉,但总是大包小包里都塞着书,买了,也无法拎回去。今天不错,只淘了一本书,两只袋子都空着。我不得暗自庆幸,幸亏袋子是空着的,否则,我又过过瘾,买不成花了。

我家里倒养着一些花草,但大多是草。绿萝,台湾竹,芦荟,都不开花。只有一种长寿花,是可以开花的。我养过不少花,如茉莉,栀子花,但都没有养活,一换盆,过不了多久,花儿就枯萎了。前些日子,我很想买点风信子、水仙,所以,在市场上整个看了一遍。了解了价格,品种。

我选了五个风信子,是不同颜色的。红的,紫的,白的,粉的,蓝的。买好风信子,又买了五只装风信子的瓶子。风信子和水仙一样,只需要换水就行。但我还不舍得离开,一家一家的花房都看了一遍。含苞待放的杜鹃,翩翩起舞的仙客来,鼓起米粒一样小花苞的米兰,真想把这些花全部买下来。

我提着花和花瓶,还有光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忍不住感慨,心情是世界上最娇弱的花朵,需要精心地呵护。否则,花朵枯萎,心情抑郁,还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跳下去呢。

